

# 記錄「紀錄劇場」

文：陳國慧（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總經理）

胡海輝在不少討論紀錄劇場的研討活動和文章內都多次提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 *The Laramie Project* )，其上演時間點約在 2000 年左右。我則是於 2005 年在英國進修時，在大學書店的書架上發現了這個劇本，當時很好奇這種結合訪問、報導和文獻的文本，在敘事上如何試圖呈現所謂「真實」的不同面向，和「創作人」站在甚麼位置和角色去討論事件；事實上，事件的選擇本身就充滿了政治性，「創作人」的關注不論如何規避，「立場」總在身後隱然潛伏。

我那時剛到英國不久，還不太習慣宿舍過於安靜以至有點耳鳴，身體也未適應床墊的柔軟度。當晚一口氣讀完劇本後久未能入眠，讀的時候不斷想像受虐者被遺棄在荒野的痛苦和孤單，也思考施虐者在暴烈背後是否有其他人們所不明白的創傷，或只是純粹「平凡的惡念」？文本敘事在理性的「冷」與感性的「熱」之間不斷游移，文字是如此「直接」地出自受訪者之口，到底是在披露更多事件背後的「真相」，或其實是人和媒體在不同的角度、立場與利益之間所製造出來的「事實」？我還記得那種「恐懼」在陌生的房間內不斷延展，而我看的明明不是一齣驚悚片。

後來我看了《同》劇的電影，翌年在愛丁堡藝術節看了一個《同》劇的學生製作，文本的確提供了不少空間讓創作人可以思考和詮釋；多年後，終於在香港看到專注以紀錄劇場這種形式創作的「一條褲」上演這作品，和有機會在 2017 年的「紀錄劇場節」研討會後，與該劇的劇場及電影版聯合作者 Greg Pierotti 同桌聚餐。因為忙於介紹桌面上的各式點心，我忘了把當年看《同》劇劇本的經驗告訴他，不過，著實在心底裡感謝他創作了一個如此有力量的文本，也謝謝胡海輝、賴閃芳和一眾參與「紀錄劇場節」策劃與創作的劇場工作者，為了這次難

得的交流活動所付出的心力，讓香港觀眾看到更多創作紀錄劇場的可能性。

我非常感激「一條褲」把記錄這次「紀錄劇場節」的重任交予我們，讓這本書得以成為首部討論華文紀錄劇場實踐的出版。我們在討論本書編輯策略時就考慮到，這不只是有關「紀錄劇場節」的活動紀錄，因此《當紀錄變成劇場》的第一部分，是先從「香港實踐與華文劇場探索」把紀錄劇場的實踐與創作光譜從香港「一條褲」的視點開始拉闊，以香港「進劇場」《樓城》作為另一個時間點如何影響香港創作者陳璋鑫的創作；至於澳門、台灣和新加坡的實踐就如鏡子觀照不同語境和脈絡下紀錄劇場的不同變奏。

耿一偉寫道：「我們應對紀錄劇場的可能性保持開放——這也是劇場的優勢，因為它天生不擅長記錄，反而願意在空的空間裡，接納各種檔案的多元呈現。」這正好說明了本書第二部分「紀錄劇場節：劇場展演與研討會紀錄」的用心，透過三位研究員書寫「新進紀錄劇場展演」的作品及相關劇評，呈現紀錄劇場在內容與形式上的不同探索。另一方面，〈英德考察之旅〉和研討會紀錄則讓更豐富的海外創作者的討論得以介入，以回應第一部分有關創作光譜的思考。由於本書文章提及不少作者和作品尚未有正式的中文翻譯，因此如名稱在是次「紀錄劇場節」中有中文翻譯，編輯部會以該譯名為準，否則會尊重作者的個別處理，或以該名稱的原文刊出，歡迎讀者不吝指正。

胡海輝曾在研討會談及香港社會的變化與紀錄劇場出現的關係，耿一偉則道「在台灣，紀錄劇場做為一種運動，不論成功與否，最終還是記錄了我們自己，還有這個時代」。雜音紛擾，我們難在劇場尋到「真實」，但劇場卻為這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之旅，提供自由討論與思考的場域。